



“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系列报道

锣鼓声声响 铿锵传四方

■本报记者 孙 震

2月16日,“红红火火过大年”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在万众期待中举行。参加展演的舞阳县舞泉镇北街村铿锵锣鼓表演队队员从激昂奋进的传统曲目,到富有创意的现代改编,不同风格的节目表演行云流水,让人目不暇接。队员们手中的鼓槌上下翻飞,鼓点紧密而富有节奏,镲声清脆响亮,二者相互交织,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最终,他们的艺术节目《盛世鼓乐》脱颖而出,被评为最佳展演作品。

4月17日,记者走进北街村。铿锵锣鼓表演队领队罗宏业告诉记者,表演队成立于2015年,现有队员60余人。

铿锵锣鼓是由锣、鼓、铙、镲四种乐器共同演奏的一种打击乐艺术形式,内容丰富。铿锵锣鼓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激昂的锣鼓声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因此最初被用于作战助威,后逐渐演变为民间节日时的盛大表演。尽管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名称并未统一,但这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民俗表演形式一直深受群众喜爱。

谈及与锣鼓艺术的缘分,罗宏业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春节的舞狮和踩高跷表演是最令人难忘的,而这些精彩表演的背后,总是伴随着锣鼓的激昂节奏。他逐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后



“红红火火过大年”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活动中,舞泉镇北街村铿锵锣鼓表演队表演节目《盛世鼓乐》。(资料图片)

报考戏校,学习锣鼓演奏,毕业后曾在多家剧团担任司鼓。后又在民间艺人张德运指导下学习鼓、铙等乐器演奏。表演队成立后,罗宏业怀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传承的责任感,聘请张德运担任技术指导,为表演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锣鼓艺术以其特有的神韵、声韵以及表演中的灵活

性、即兴性、情景性,使口传心授成为主要的传承方式。张德运将明清时期的鼓谱、铙谱等倾囊相授。为了让队员都能看得懂曲谱,罗宏业创新整理出《狮子滚绣球》《小鸟闹竹园》《三百锤》《风点头》《战场》等曲牌,为锣鼓艺术的传承注入新活力。

“在演奏形式上,铿锵锣鼓表演队进行创新,使铿锵锣鼓

更加气势磅礴。”罗宏业介绍,在表演中,锣手与乐器演奏重视演奏姿势和手势表演;鼓手借鉴指、摇、劈、挑、划等武术动作,手势鼓花千变万化,使观众在视觉上得到美的享受。如鼓手在演奏中,鼓槌活动幅度极大,做出各种演奏动作和表演造型,尤其是鼓槌上下操控动作自然轻松、大方得体,加上鼓槌的微微颤抖,给

观众以热情、优美之感。同时,一个鼓有多个打击部位,响击、闷击、轻击、重击,能发出几十种不同的声音。

此外,铿锵锣鼓还巧妙地融入了舞蹈、武术、戏曲等多种元素,形成了形态、音响、乐曲、表演四个方面的美学特征。其打法多变、编排新颖,边鼓边舞的动作刚劲有力、张弛有度。节目队形层次分明,变化有序,疏密有致,既聚得拢又放得开。演员行走线路流畅,横、直、斜、弧、圆、方六种线路巧妙交替,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

在罗宏业看来,铿锵锣鼓表演队成立10年来,能够在市、县比赛中屡获大奖,既是队员们精益求精、刻苦训练的结果,也是更多人加入这支队伍,不断注入新鲜活力的结果。凭借着对民间艺术的喜爱,队伍从最初的十多人发展到现在的60多人。让罗宏业感动的是,表演队中有十余名舞狮子的孩子,最小的今年4岁,最大的12岁。舞狮需要练习扎马步、一字马等基本功,但他们没有叫苦喊累。在完成功课之余,他们还主动学习舞狮、锣鼓。从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眼睛里,罗宏业看到了民间艺术传承的希望。

如今,北街村铿锵锣鼓已成为一个文化品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品牌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人文沙澧

从沙澧河到金水河——我市作家刘金涛文学创作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郝河庆

4月7日,一场由省作家协会、省文学院、时代报告杂志社、市文联联合主办,《奔流》编辑部、市作家协会承办的文学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此次研讨会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文学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我市作家刘金涛的中篇小说《悠悠金水情》。本报记者结合研讨会观点与作者独家访谈,探寻这部作品背后的创作初衷与社会价值。

刘金涛,1969年出生,漯河市人,现居郑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省级报刊发表文艺作品近百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漯河滩》。从

《漯河滩》到《悠悠金水情》,从写漯河的沙澧河到写郑州的金水河,从民国题材到现实题材,刘金涛在文学创作中不断提升自己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

《悠悠金水情》刊载在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奔流》2025年第一期。《悠悠金水情》以省会绿城金水河为背景,讲述了绿城大学心理学教授孟德民退休后,积极发挥余热,凭借专业知识为青年创业者、弱势群体化解心理阴霾的故事。该作品发表后,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其现实题材与人文关怀触动了众多读者的心弦。

刘金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坦言,创作源于“少年时代的苦闷”。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养的成长经历,让他自幼在烟盒纸和废报纸上书写心事。“16岁时我发表第一个作品,此后,文学成了我精神的慰藉。”他摩挲着已经泛黄的稿费单,眼神里仍有少年般的炽热。

命运的波折未曾阻断他的文学之路。2009年,刘金涛做完腕关节手术后不久,完成了长篇小说《漯河滩》,却因题材冷门屡遭退稿。直至华夏出版社编辑看到书稿后感叹:“一个残疾人笔下的江湖,竟有如此磅礴的生命力!”

《悠悠金水情》是命运与城市共同孕育的果实。”刘金涛

告诉记者,他的妻子是一所高校的副教授、二级心理咨询师。他们定居郑州后,经常在河边散步,也经常目睹爱人和同行者为居民解开心结的情景。“我想写一群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彼此照亮,而金水河千年流淌的包容,恰好承载了这种精神。”

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作品“生活化的语言”与“鲜活群像”不吝赞美,但刘金涛却自揭“短处”：“这篇4万字的中篇小说本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金水河》的‘衍生作业’,创作仅用了一个月。”原来,他在《奔流》作家研讨班学习期间,选取长篇小说中创业者之一的故事独立成篇,意外获得刊发机会。

“南豫见老师曾批评我‘写历史题材驾轻就熟,写现实题材却像隔层纱。’”刘金涛笑着说。为突破创作瓶颈,他将视角从民国江湖转向当下市井,把妻子参与的社区心理援助案例融入故事,甚至将自家在金水河边的居住经历也融入其中。“河水流淌的不仅是风景,还是一代代传递的温度。”刘金涛说。

“专家学者对作品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让我受益匪浅。我一定会把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消化吸收,争取在长篇小说出版时,更上一层楼。”刘金涛透露,30万字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金水河》已进入终稿阶段。

古今词义差异例说（五）

■周全海

25.堕落。今义为思想行为生活作风变坏。例：“腐败分子之所以自甘堕落一定有其必然性。”古义一,由盛转衰,走向败落。例:“徙坏堕落,必反无功。”(《荀子·富国》)走向毁灭衰败,必定反而不能成功。古义二,脱落。例:“今闻陛下春秋未满四十,齿发堕落。”(《汉书·宣元六王传》)可译作,现今听说皇帝您年龄还不到四十岁,牙齿和头发就脱落了。古义三,陷落到恶道恶事灾难中。例:“是舍唯一门,而复狭小。诸子幼稚,未有所识,恋着戏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法华经·譬喻品》)可理解为,这屋子只有一个门,并且很窄小。几个孩子年幼无知,没有什么见识,留恋着游戏玩耍,不知逃避,有的孩子可能会就陷落到灾难事故中,被火烧死。

26.恶人。今特指心肠歹毒行为凶残恶劣之人。例:“一报还一报,恶人自有恶人磨。”古义一与今义同。例:“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扬子法言·修身卷三》)可译作,学善行善就可以成为善人,学恶作恶就会成为恶人。古义二,指长相比较丑陋的人。例:“卫有恶人焉,曰哀殆它。”(《庄子·德充符》)遇上这样的句子,千万不要想当然译作卫国有个凶恶的人,他的名字叫哀殆它。人家只不过长得不好看而已,可不一定就是坏人。

27.恶心。今义有二。其一,胃里不舒服,有呕吐的感觉。例:“他刚吃了一口地摊上买来的烤肠,就恶心呕吐起来。”今义二,对某些人或事感到厌恶。例:“你这样下作,不怕人家恶心吗?”古义也有两个,一是恶劣的念头,二是恶劣的心境。其一例如:“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国语·鲁语下》)可译作,贪图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记善念,忘记善念就会生出恶劣的念头。其二例如:“分明是你犯过,没由来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王实甫《西厢

记》)白话戏词,不再翻译,但要注意这里的恶心是说自己情绪不好,心境恶劣。

28.放心。今义是不要担忧害怕。例:“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家长尽管放心。”古义一,把心放上去,关注在。例:“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欧阳修《有美堂记》)可理解为,那里的美丽可以让人把心放在自然风光里进入忘我的境地,这里的繁华也可以让人尽情地娱乐,享受生活之美,只不过二者各有适宜之处罢了。古义二,放纵不受约束之心。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可译作,研究学问没有别的路径,只需要把放纵不受约束之心收回来罢了。古义三,略同于今义,消除戒心和忧虑。例:“休要胡思乱想,只顾放心去。”(《水浒传》)

29.非常。今义有二,其一,不同寻常的,特殊的。例:“战乱期间,来不及进行按部就班的选举,只好请你出来做一个

非常大总统。”其二,十分,极表其例:“不要再逊谢了,你表现非常好了!”古义一,超乎常规。例:“唯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译作,只要陛下能用超乎常规的礼仪优待臣子,臣子自然就会拿超乎寻常的功业报效国家。古义二,突如其来的变故。例:“闾里阡陌,有非常,吏辄闻之,奸人莫入界。”(《资治通鉴·汉纪十八》)译作,村里街巷田间小路,一旦发生突如其来的变故,官吏立刻上报,奸邪人别想进入当地。古义三,有异图,不正常。例:“大阍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张溥《五人墓碑记》)译作,大宦官也徘徊不定惧怕正义,图谋不轨的阴谋,难以突然发动出来。

30.非人。今义为不属于人类应该有的,能够接受的。例:“在狱中,半年多非人的折磨,使她模样大变,连亲人都认不出来了。”古义一,不像活人,犹如死人。例:“孔子见老聃,老

聃新沐,方将披发而干,惘然似非人。”(《庄子·田子方》)译作,孔子去拜访老子,老子刚刚洗完头发,正披散着头发等待晾干,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仿佛进入了冥界状态。古义二,有残疾之人。例:“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左传·昭七年》)译作:孟是残疾人,不能列入宗族,更不能担任族长。古义三,指行为不端之人。例:“夫以所好为是人,所恶为非人者。”(《庄子·应帝王》)意思是,认为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好人,厌恶的人都是坏人。古义四,佛家指神仙精灵鬼怪之属。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可译作,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一个普通人……于是把自己不外传的秘密方书全部都给了扁鹊。自己倏忽之间便没了踪影。他大概也不是个普通人,而是个神仙啊。(非常人,读作“非/常人”,不读“非常人”)

字解“守正创新”

■李华强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对我们全面领会其文化意蕴,深刻把握其核心要旨,增强运用这一科学思想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自信和自觉。

“守正创新”融合了“守正”与“创新”两方面的内涵。

我们先说“守正”。《说文解字·宀部》:“守,守官也。从宀,从寸。寺府之事者。从寸。寸,法度也。”“守”是会意字,由表示官府之事的“宀”和表示法度的“寸”会意。本义指官吏的职守,引申指遵守、奉行等义,如守正不阿、守正奉公。从造字理据看,“守”强调的是法度和规则。

甲骨文“正”字由“口(wéi)”和“止”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口”是城邑的象形,下部“止”表示人脚,会意为征伐城邑。后来“口”逐渐简化为一横,写作“正”。“正”本义是征伐。戴家祥在《金文大字典》中解释“政”时说:“征伐的目的是惩不善,使之归顺,故‘正’引申义为是正之‘是’。”征伐意味着有所平定、有所纠正,所以“正”有平定义、匡正义。许慎在《说文解字·正部》中解释:“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正”训为“是”,“是”训为“直”,强调的是平正、不偏斜。用于抽象的意义,“正”引申为正直、公正,又引申为合乎法度。“守正”就是遵循正道、恪守原则,是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法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该词较早见于汉代司马迁《史记·礼书》:“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奢者谓之显荣。”这里司马迁针砭时弊,从另一个角度强调要恪守正道。

再看“创新”。创新的“创”在《说文解字》中本作“𪔐”。《说文解字·井部》:“𪔐(chuàng),造法𪔐业也。从井,办(chuāng)声。读若创(chuāng)。”“𪔐”是形声字,“井”作形旁,表示秩序、法则;“办”作声旁,表示读音。“𪔐”本义指创造法则、创造事物。后来,人们用本表示创(chuāng)伤义的“创”替代了“𪔐”。

段玉裁对《说文解字·斤部》中“新”字的注:“新,取木也。从斤、木,辛声。”“新”是会意兼形声字,由表示斧头的“斤”和“木”会意,“辛”表示读音。“新”本义指伐木,引申指所伐出之木,后此义写作“薪”。伐木是不断出新的过程,所以“新”假借为新旧的“新”。创新中的“新”即是更新、变新之义。创新意识根植中华文化沃土,创新思维是国人流淌在骨子里的血脉基因。《礼记·大学》有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一词较早见于《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敬爱敬:“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这里的“创新”指的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

正所谓“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延伸和升华,二者相辅相成、共生互补、辩证统一。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深刻变革、深刻变动、深刻调整、深刻变化”的时代,彰显历史主动、做好“两个结合”,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但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对改什么、怎么改,要做到头脑清醒、心中有数: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唯有守正创新,我们的改革才能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

追溯汉字源流 弘扬许慎文化

知识窗

“青春”一词起源

“青春”一词,原指季节中的春季。据文史学家刘向《楚辞·大招》载:“青春爱谢,白日昭只。”意思是说,春季降临,万物复苏,呈现勃勃生机。此后的数百年间,文人墨客用的“青春”一词基本都是这个意思。如唐代大诗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青春”一词引申为人的年少时段之意,最早出现于诗歌中的比喻。西晋文学家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中有这样的诗

句:“予涉素秋,子登青春。”素秋比喻老年,青春则比喻年少。到了唐代,大诗人王维又赋予“青春”一词新的含义,用来泛指人的青年时期。他的《洛阳女儿行》一诗中有这样两句:“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诗人刘长卿在《戏题赠二小男》诗中写道:“欲并老容羞白发,每看儿戏忆青春。”也是指人的青年时期。于是,“青春”一词逐渐失去了春季的本来意思,成为青年时期的代称。

据《西安晚报》



扑蝶图 (国画) 陈春生 作

本版组稿:赵妮琼